

乡村货郎： 村民心目中的“百宝箱”

货郎又叫货郎担，也叫挑货郎。卖货人用扁担挑着箱子卖些针头线脑的日用品之类，游走在乡村里。这一行当最早起源于唐代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货郎担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仍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，然而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，乡间购买方式逐渐被小卖部、超市所替代，卖货郎的身影逐渐消失。

晚报记者 朱保彰

本版图片由编辑整理



当货郎讲的是诚信

戚长发说，挑了几个月的货郎担子，身体逐渐变得消瘦起来，父母心疼了，就找村里的木匠做了架独轮车，这样一来就减轻了很多的肩膀负荷。那时候车板前面顺着放两只篓子，放杂物，一般都是收回来的破铜烂铁或塑胶鞋底之类的废品。独腿车的后面横着一只用铁丝网罩着的小箩筐，里面放着一些小百货，铁丝网上有一个小门。那小箩筐里的东西有妇女们经常使用的东西——针头线脑，包装看起来很光鲜。最显眼处，是小孩子喜欢的泥口哨，铁皮口哨、小皮球、砸炮、泥人、弹弓等玩具。货郎柜上面安着玻璃或纱网，里面分成巴掌大的小格子，每个格子里都放着不同的小东西，有各种纽扣、大小银针、各色绣花线……总之，凡是女人做针线活用得上的，小小货柜里应有尽有。现在街上流行的时尚小店“格子铺”，就是受那个时候货郎柜子的启发。慢慢地生意逐渐好起来，戚长发成了村里第一个买上飞鸽牌加重自行车的人，换掉了独轮车，改用像一个写字桌那样大的连柜，放在自行车货架上。当然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化，变得比以前更丰富了。

“货郎鼓，摇摇摆，好酒饭菜一齐来！”戚长发说，这首以前流行的歌谣与现实并不相符。货郎卖的都是小东西，利润犹如针尖上削铁——微乎其微。而且走村串巷、日晒雨淋的，饿了啃点自带的干粮，渴了就到村民家喝碗水，赚的是常人不愿赚的辛苦钱。不是生活所迫，谁会去当挑货郎？货郎本小利薄，常年走村串乡，很累很累，即便如此，也只能勉强糊口。

戚长发说，行行都有比，买卖东西更是如此。当货郎就得讲诚信，做到童叟无欺。那时候虽然知道货比三家。但随着从事货郎行当的人增多，女人们买东西，这比一比，那挑一挑，当货郎就不能介意，而且要有耐心地拿进拿出。如果有人要买的东西卖完了或没进过，脑子里记不下，就得随身带个小本本，把谁谁需要的东西记下来，过几天货到了给人送去。除了卖货，货郎要会与女人们拉家常，东家长，西家短，再讲讲十里八村发生的新鲜事，这样才能有人气，生意才能做得好。

戚长发干了将近30年货郎，改革开放后，随着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，超市、商店遍及集镇，货郎的生意也就不好做了，靠着手头的积蓄在自己家里开了个代销点，一直干到现在。

记者名片：朱保彰

手机：13592220020

QQ：809857073

邮箱：zkwbzbz@126.com

“寻访周口老行当” 38

当货郎靠的是脚力

记者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农村出生的，“扑棱咚咚，扑棱咚……”货郎使用的拨浪鼓的声音，至今还萦绕在耳际。“有洋烟、洋火、香胰子，有糖块、弹珠、江米糕……”“烂胶鞋、破球鞋、不管穿里破凉鞋都拿来换啊……”这些经典的货郎叫卖声，至今还留在几代人的记忆中。

前不久，记者去沈丘农村采访一个贫困少年的家庭，在村头歇息时，见村头的小卖铺门前，几个老年人聚在一起抽烟聊天。从他们的闲谈中得知，开小卖部的老人，以前是个货郎。

老人叫戚长发，今年已经66岁了，身体很硬朗，非常健谈。“当货郎是迫于无奈，在生产队时，我甚至被当作投机倒把的典型游街。”谈起往事戚长发很是心酸。那时候家里弟兄多，父母挣的工分不够吃的，作为老大，戚长发14岁就辍学跟随父母下地干活挣工分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看到一个货郎进村卖货，于是产生了当货郎，闲暇时走村游乡挣钱补贴家用的想法。

“那个货郎用的叫卖器很别致，摇起来声音非常悦耳，吃饭时，村里的妇女小孩一听到那摇铃声，就好像听到了福音，不管有多么重要的事，放下就往外跑，把货郎给包围起来。”戚长发说，看到这样的商机，当即让村里的木匠给自己做了个货郎箱子，又让父亲东拼西凑弄了二三十块钱当本金，于是就加入了货郎的行当。天不亮就去县城进货，等回到家已经是吃午饭的时候了，两条腿走得酸胀。

“最初当货郎可没想象中的那么轻松，每天在生产队干活，趁着吃饭的时间到附近的村里去转一转，多少能有点小收入，但时间久了才知道干这个行当是个脚力活。每天挑担的肩膀酸疼不说，有时候脚肿得穿不上鞋。”戚长发回忆他15岁那年初干货郎的感受时，直想掉泪。

